

病人與學生眼中的超人

婁培人 老師

小檔案

系 所 醫學院耳鼻喉科

專 長 頭頸部腫瘤及癌症手術；鼻咽癌、口腔癌、喉癌、下咽癌之診斷及治療；唾液腺腫瘤之診斷及治療；光動力治療

教授科目 大體解剖學及實驗、胚胎學、解剖生理小組討論、臨床醫學總論、人體發生學、耳鼻喉科臨床實習

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博士

經 歷 英國倫敦大學（UCL）國家醫學鐳射中心高級研究員

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、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教授

臺大醫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

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

臺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常務理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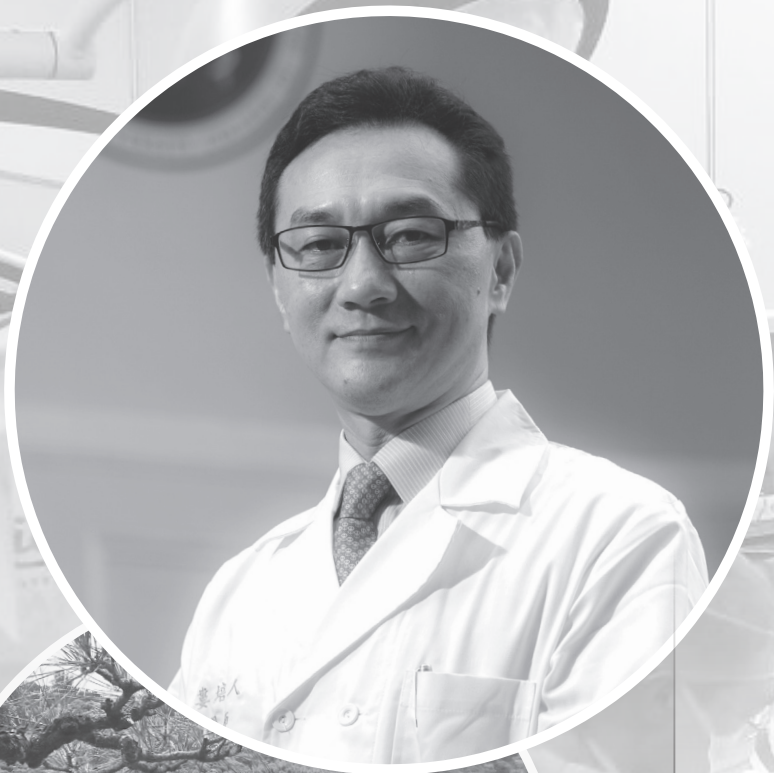
榮譽紀事 臺灣耳鼻喉科醫學會最佳論文獎

國科會乙等研究獎

杜詩綿教授學術基金會最佳論文獎
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四度獲獎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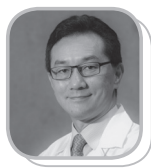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


採訪・撰稿／王貞懿
攝影／楊文卿



■ 從小就立志成為醫生的婁培人，與醫者之像合影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「婁醫師是我心目中的role model。即使臨床工作再怎麼累人、繁重，看到他，我就覺得自己可以再堅持下去，再努力一點。」
主治醫師陳欣琳說。

「我從小，就立志要當醫生。」婁培人說。

或許寫成作文會變成陳腔濫調，不過真實的故事就是這樣。

最疼愛婁培人的外婆，因為吃到被汙染的食物，造成肝部的感染而去世。「那時候我還沒上小學，我就想，如果我是醫生就可以幫他了。」婁培人說。

婁培人表示，或許很多人對於未來都很迷惘，考到什麼科系就念什麼科系，或是跟隨主流的排名。但他從小就確定了志向，很幸運的，也一直對生命科學很有興趣。

提到臺灣頭頸部腫瘤的權威，很難忽略婁培人醫師，週二、週三的門診，總是一號難求；週四、週五進刀房，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，一台刀接著一台刀地開。醫學生時期的婁培人，對所有科別都很有興趣，最後個性不喜歡拖泥帶水的他，選擇成為一名

頭頸外科醫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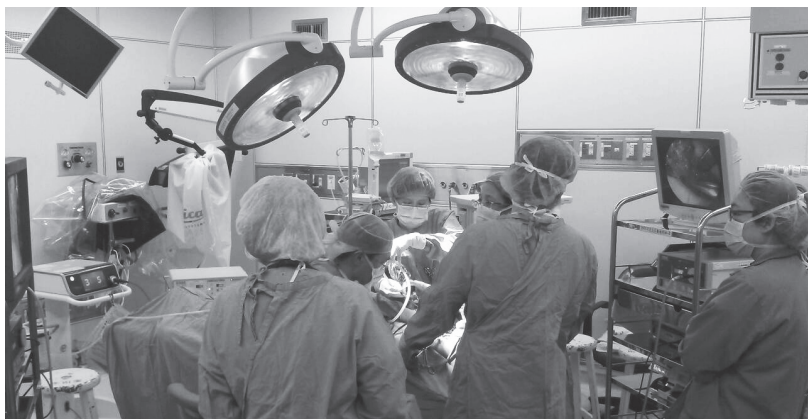
婁培人表示，頭頸癌的患者多從事底層的勞動工作，一生起病來對經濟的影響很大。而自己可以透過手術，給予他們很多幫助。更踏實一點的理由，耳鼻喉科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科別，即便無法留在醫院做研究、教學，也可以到外面自行執業。

學生時代最討厭上工藝課的婁培人，從沒想過進了刀房，還要上工藝課；手術上常會遇到上顎、下巴的骨頭，要削、要切、要磨。「我常在說，人的一生，什麼地方欠的，最後就是要補給它。」婁培人笑著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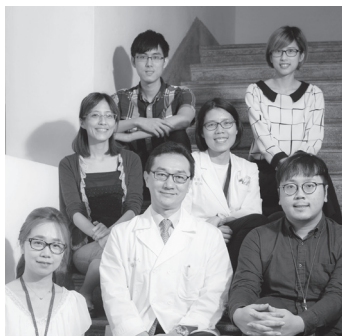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有心學 一定傾囊相授

不論是在課堂上或手術台上，婁培人皆保持正面的態度，談諧又不失嚴謹。

「上課風趣、講課有條理、有重點，這是我對老師



■ 主治醫師婁培人專注手術房中的每一個細節。（婁培人／提供）



■ 婁培人是位樂意與學生親近、關心學生的老師。(楊文卿／攝影)

來看，來跟我的刀」。後來陳冠宏才知道，並不是每位老師都願意這樣讓醫學生跟刀學習。

「我的重點是：『只要你有心學，我就會教你。』」婁培人說。

雖然門診與手術時間有限、病人很多，沒辦法一一的講解；但值得討論的例子，婁培人一定會點一下學生，讓他們思考、回去查資料。因為獨立思考，是成為一名好醫生必備的能力。

「總有一天你會成為別人的老師。」對於來到耳鼻喉科學

的第一印象。「醫學系五年級的陳冠宏說。大三升大四的暑假，陳冠宏參加了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的研究計畫，解剖課的深刻印象，讓他選擇主動聯絡婁醫師，也很快就得到了回音。「你就



■ 婁培人與他的學生開心合影。(楊文卿／攝影)

習的住院醫師，這是婁培人最深刻的叮嚀與要求。他告訴住院醫師，實際的刀不可能和教科書上一模一樣，每天遇到的病人都會為你出新的考題，老師也不可能陪學生一輩子，所以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，是最好成長的方式。

「老師會常常問我們，這是最好的方法了嗎？只能這樣嗎？」甫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成為主治醫師的陳欣琳說。她有時候晨會會覺得壓力很大，但想一想就知道問的問題都有他的用意。

在手術房裡，聰明的學生一看到婁培人開刀的方法和課本教的不同，就會提問。婁培人一貫的回答就是：「你覺得呢？」透過提問先讓學生思考，之後再提供解答。

這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

婁培人表示，自己是一個滿乖順的學生，但不會滿於現狀。他相信每件事情「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」。比方來說，一個手術病人要流2000、3000c.c.的血，雖然不會造成危害；但婁培人就會花時間去modify一個方法。同一台刀，他的老師開要失2000、3000c.c.的血，他可以降到十分之一。



■ 婁培人拋出問題，與學生共同思考、討論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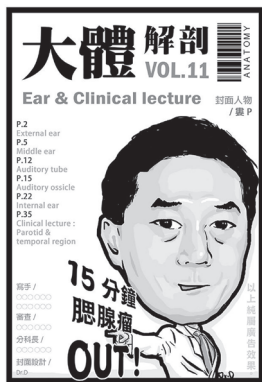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覺得臺灣有點被日本人影響，不能挑戰老師，不然就是離經叛道。」婁培人說自己更欣賞西方的教育模式，學生隨時可以 challenge 老師，前提是不在雞蛋裡挑骨頭，而是就事論事地討論事情。因此學生有時候天馬行空的想法，婁培人從不覺得荒謬，甚至認為那也許就是人類未來的方向也說不定。

「人，只有一個人，他一定會滅絕；可是當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，那個力量就會出來了。」婁培人堅定地表示。

婁培人說，「或許我在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考試能力比別人優秀，但別人可能畫比我厲害、寫程式比我強。」團隊合作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先承認別人做得比自己好，既然自己做得比較差，為什麼不合作？

在英國倫敦大學進修時期，婁培人曾感到很好奇：「為什麼這個國家做什麼事情都很慢，科學研究能力卻很強？」

早上六點多開始工作，在辦公室待到晚上八點多的婁培人，遇上九點半才進辦公室，四點就陸續下班的英國人。他發現最神奇的是下午茶時間，想喝下午茶的同事會端著大盤子，四處詢問「coffee or tea?」正好忙到一個段落的同事會起身，加入幫忙泡茶水的行列，四、五個不同研究領



■ 學生將心目中的婁培人，繪製成卡片表達心意。
(婁培人／提供)

域的人就會聊聊天，互相分享交流，很多研究靈感誕生在咖啡香之中。

「別人要丟進垃圾桶的，可能就是我的寶貝。」婁培人舉自身的例子，有一項通過FDA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）核准的藥，因為會引起很嚴重的免疫反應，所以已經沒有人用了。當時他正好需要一個FDA核准，又能引起免疫反應的東西來做疫苗。對婁培人而言，這種腦力激盪後的花，就是要合作的原因，特別是跨領域的研究。

病人的主治醫師 抗病魔的戰友

在學生的眼中，婁培人像是超人。「婁醫師一直在精進他的知識與治療，不論是基礎醫學或是臨床研究都有涉略。」陳欣琳說。

頭頸部腫瘤的手術中，常會遇到癌細胞已經長到骨頭裡，為了斬草除根，要切掉部分的上顎或下顎，還要與整形外科醫師合作，再放入固定器維持正常咬合功能。過去這件事情相當麻煩，需要做繁瑣的測量以求精準，但婁培人了解3D列印技術後，就利用此項技術先進行掃描，再用3D列印的骨頭來設計固定的材料，不但更有效率也更精準。

婁培人說：「看到一些新的東西，就要思考能不能運用在病人身上。」即便在臨床、教學與研究上都已達到一定的高度，婁培人仍督促自己，不斷進步。

「我很喜歡和教授一起查房，他總能很適當地給病人建議。」陳欣琳表示，遇到容易緊張的病

人，婁醫師就會用比較幽默的方式，讓病人放鬆心情；有時也會分享過去臨床上成功的案例，讓病人有信心度過艱苦的療程。醫病關係的建立，對於需要長期追蹤頭頸癌來說非常重要。

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的耳鼻喉科主治醫師林玫君，獨立看診已是第三年，目前是婁培人指導的博士班學生。「老師的門診特別地有秩序。」林玫君表示，自己當了主治醫師時才知道，原來「秩序」那麼難得；若醫師沒有回答到病人的問題，常會有病人擅自開門說要找醫師，在診間裡進進出出。

以臺大醫院的門診來說，一診六、七十個人，每個病人可以分配到的時間很少，婁培人卻能在很短的時間裡，讓病人的擔心得到解答。婁培人說：「人的相處是互相的，你真心地想治好他的病，他會接收到你的誠意。」他認為，要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，取得患者的信任，不只醫病，更要醫心。

面對生命，及格分數是一百分

頭頸部腫瘤因為重要的器官集中，解剖關係相對複雜，手術的



■ 婁培人與學生在研討會上合影，在研究與臨床上仍不斷創新、持續精進。（婁培人／提供）



■ 婁培人感謝家人對他工作上的包容與體貼。圖為赴日開會時，利用時間與兒子踏青。（婁培人／提供）

難度也更高。因此，婁培人對於住院醫師的要求，是百分之百的完美。

婁培人以捏壽司的故事為例，每位學徒在出師前，要捏一百個壽司給師傅檢查。有一個小男孩捏了九十九顆壽司都非常完美，只有一顆上面多黏了幾顆飯粒，師傅卻和他說抱歉你不及格，全部重來。因為即使良率有百分之九十九，但對於吃到那一個壽司的客人來說，卻是百分之百的不完美。

「醫療行業更是如此，對於那一位病人來說，他的生命可能就沒有了。」婁培人說。

在手術房裡，婁培人更是嚴格要求所有的住院醫師，對每個細節都要仔細、謹慎。剪線的長度，差一點有什麼關係、打結的熟練度，差一點有什麼關係？而這一點一點的累積，通通加起來，就會發生致命的狀況。婁培人表示，把每個細節都做到完美雖然困難，但面對生命，本應該如此。

「即使臨床工作再怎麼累人、繁重，看到婁醫師，我就覺得自己可以再堅持下去、再努力一點。」陳欣琳說。

兼顧臨床、研究、教學與家庭的婁培人，是學生眼中的超人。除了言教，還有身教，在潛移默化中，婁培人已成為醫者的最佳典範。